

我

愛

蘇聯文藝叢書

我 愛

A • 亞弗勤哥著

孟 虞 人 譯

上海中蘇友好協會編

新 羣 出 版 社 出 版

## 第一章

尼哥諾爾用手肘撐起身來，拈着鬍子傾聽了一會。然後他掀開毛毯，慌慌張張地跑到那有一個駝背坑工哮喘着在結草鞋繩子的角落裏。尼哥諾爾一拍他的肩頭，急匆匆地問：

『汽笛叫了好久嗎？』

駝子睡眼惺忪地向他瞥了一眼。重又結着草鞋回答道：

『不，剛纔叫的。』

尼哥諾爾放了心。他就走到水槽旁邊，用手掌併成水杯子，舀起那白晶晶的水來潑向他的眼睛和鬚子上。他扯起長布衫的衣裾來揩乾了，急忙穿好草鞋，然後跑到那掛着一個被烟燻黑的木頭神像的遠角落裏。

他做完了禱告，就套上一件寬大的帆布外衣，把一隻皮袋拋在肩後，袋裏一副磨得飛快的鑿子碰着鐵水壺鏗鏘地響着。然後他從床底下拉出了一柄鶴嘴斧，用溫暖的手指撫磨那已拿得光光的柄子。工人宿舍剛剛醒來，兩層的床框輾軋着，有打呵欠的，有在抱怨他的長靴被人偷跑的。汽笛又在叫鳴了，但尼哥諾爾已準備好要上工去。他從床褥下抽出那包包在破布裏的碎麵包，把它放在掌上。

想了一會，就把它對半分開，把一半放在皮袋裏，另一半包在破布裏仍放回床褥下。已經走到門口，再想想，又回到床榻前，從床褥下抽出那布包，也把它塞進皮袋裏，輕輕地呢喃着：

『要偷跑的，可咀咒的！』

尼哥諾爾負正了皮袋子，把那捻軟了的麵包團子吞下，他看到他的兒子奧斯達勃睡的那個床位已空了，他摸摸鬍子驕傲地想道：

『汽笛沒有叫就跑了，拼命的——好兒子！』

他望礦坑開着快步。搖搖鶴嘴斧，目不旁瞬地趕着路，被他趕上同伴們，也不停一停，只邊走邊和他們打招呼，他急匆匆爭先趕到坑口去佔第一個位子去。

當值班的打了信號要把人和籠（註二）降下去時，人們和籠子鏗鏘地碰響着那鐵執手，尼哥諾爾兩手攔住進口，不讓一個坑工走在前頭。給他佔到一個靠邊的位子，以便當昇降機降下去時，他可以第一個跑出去。

礦工哥華爾推開同伴們。恨恨地向尼哥諾爾道：

『祖父（註二），看，你兩脚伸直時，你說要把你拼命來的那點遺產或是嫁妝留給誰呀？你

註一：礦坑中供人上落的鐵籠。

註二：俄國人平常對老年人都稱為祖父或祖母。

說！』

尼哥諾爾不作聲，只把濃眉皺一下，鐵的鶴嘴斧刮刮籠子就完了。他跪下去，因為升降機對他還不够高。尼哥諾爾看看那在礦井上釘着擗柱的狹牆怎樣向他跑開去，他在想今天什長（註）要給他一塊怎樣的礦層去掘。『柔輦一些的，容易把煤掘開的就好了。那可能掘二十車吧！』

井牆跑得慢了，發汗的擗樑已經看得清清楚楚。原來升降機就是沿着這些擗樑滑下去的，那爛木和永不乾燥的泥氣這時已可感到。尼哥諾爾站起來，闕背塞住了出口，舉起了脚。籠一觸地他就跳出去，沿着那礦坑場的滑石道向工賬房什長那邊跑。

他邊跑邊聽到了自己那被指定的工作所在地。他並不順着平穩的坑道走，為要縮短路程，他因而攀着、爬着、跑着，他那皮製的褲腿滑過那通氣道、關着的傾斜坑和斜坡。他只怕空耗了可貴的時間。

……昨天晚上奧斯達勃那件幻想了一整年的事情發生了。他下工後，那戴鐵框眼鏡的白頭會計把月薪塞給他，於是他就跑到那高個子，細長頸的什長布德洛啓經那裏，胆怯地問道：

『米哥洛·尼哥洛維啓，一個人沒有朋友過得怪難受，也許你肯和我同玩一次吧？』

註：什長（Foreman 小工頭）

什長搖了搖那搖幌不定的細長頸子，摸了摸那凸出的喉頭，嚴肅而沉着地回答：

「親愛的，沒有工夫。我忙得很，我實在不能夠同你去，朋友。」

「米哥洛·尼哥洛維啓，請吧，」奧斯達勃央求着，他想到一切幻想就要破滅時，不覺感到兩腳發冷。

「不，朋友，無論如何都不能夠……」

「我們去此不遠，」奧斯達勃放低聲音說，「我對任何上面都不愛做人家的，我化五個盧布，弄一些現成的東西：燒酒、啤酒和一些可口的酒菜。」

「不，不能夠，要化很多時間。你看難道只化半點鐘就夠了嗎？……」

奧斯達勃覺得又有了希望，就又鼓着勇氣湊近什長耳邊輕輕說：

「還爲你備有一點禮物呢，米哥洛·尼哥洛維啓。」

什長布德洛啓輕輕地推開粗工奧斯達勃，動了動喉頭，他那紅眼臉垂下來緊蓋住昏糊的眼睛，強作威嚴地說：

「你看，一纏住了就擺脫不開的。雖說是沒有工夫，委實是沒有工夫，但有什麼法子呢，只有去啦。不過你要知道，這全是爲你呀，朋友。」什長環顧了一下說。「噫，你先走罷，我隨後就趕來。法把一切準備好。」

他們在亞剛涅梭夫酒館裏面那把房間隔開的棉布幕後面聚會。

桌上有許多酒瓶在模糊的發青。燒酒在白玻璃瓶上迷幻地波動。錫盤上有一些紅蝦展着蛛爪，好像要爬到那盛着鹹黃瓜、肉和鹽菜的盆上去似的。酒杯冒着白沫。屏風後面呻吟着巴洋琴，（註）油污的壁紙上有許多油蟲噪噪地在爬。

奧斯達勃截胸倒在桌上。他的頭發昏，這也許由於他從未見過這樣的盛筵，也許由於他要準備向什長開口的原故。

『不，不能馬上開口，』奧斯達勃考慮着：『讓他喝醉了，高興起來時再對他說吧。』

酒泡從新又在酒杯上沸騰，燒酒閃着白光，什長的喉嚨骨骨地在響。奧斯達勃看定布德洛啓經的嘴巴。當他向杯裏吸了一口，伸出長舌頭在舐嘴唇時，奧斯達勃隨手拿了一片又在叉上的鹹黃瓜，很快的折了蝦鉗子，剝開紅蝦殼，於是就好吃那丟在牙上就會冷融的嫩蝦肉。他心裏在痛惜這許多好酒菜却一次就要吃光。

什長映動着顎骨，摸摸凸出的喉頭，醉了。他抱住了奧斯達勃的頭頸啜泣着說：

註：巴洋琴（Bayan）是一種有六排琴鍵子的手風琴。

「親愛的，你去請掌櫃吩咐奏一曲『海鷗』（註）吧。」

奧斯達勃走開了。什長又把手伸向酒瓶，巴洋琴重又拉響了。它在說起話來，唱着迸發的清晨，唱着海鷗……

布德洛啓經兩腳蹣跚着。流了一臉的眼淚，他也不把它揩掉。

奧斯達勃回來了。他已胆壯起來。他扶起布德洛啓經，當心地把他安置在一張几上，用桌布揩乾他的臉，接着就把一個緊包兒在他面前打開。

在光滑的紙上放着的，是那燦爛得像藏熱了的紅番茄似的波哈拉（Bokhara）絲織的頭巾。放在頭巾旁邊的，是一雙小孩的黃皮涼鞋，還有幾包烟捲和一些烟草。奧斯達勃輕輕地摸一下那絲披肩想道：

「爲自己的嘉蘋娜藏了一年了，原想使她高興一下的。這雙涼鞋給我的古士馬是剛合式的罷。現

註：在俄曲中有幾種海鷗曲，此地所指的是：

清晨迸發湖水紅，

湖上海鷗飛恩恩，

自由空閒她多得，

陽光輝映銀波裏。

美麗海陽何射擊，

她死競競蘆葦側。

無名獵人何玩弄，

傷鳥不顧潛山峽。

窈窕奇女若海鷗，

寄寓湖上靜悄幽。

何來生人入她魂，

幸福生命全獻呈。

幼年心腔海鷗命，

獵人戲弄毀無剩；

一生青春永破碎，

無命無信無幸力。

在却要給別人了……爲什麼？」

他因爲心痛把眼睛閉了一會。隨後把禮物弄成一團，幾乎恰是對着什長那喉嚨投去。可是他卻用親歷而又央求的聲音說道：

『米哥洛·尼哥洛維啓，這是送你的太太……孩子，……請你收去罷。……』

布德洛啓經把這些禮物塞進口袋，哭着……

『可愛的，只要你懂得那是一個神聖的歌曲……』

『米哥洛·尼哥洛維啓』奧斯達勃口吃地說，『我想找一個職業。請你安插安插……我一生都會感謝你的！』

『我的親人呀！要職業嗎？可以的，我的孩子，我替你安插，一定替你安插。我爲你們心痛，爲你流了許多眼淚啦，你並不是第一個。』

『我想做個銑鐵工人，米哥洛……』

『一個銑鐵工人？可以，可以的，我一切都能辦到。明天就把你轉工，我正爲你們心痛哩，可愛的！』

於是這個期待了很久的東西終於到來了。奧斯達勃按捺不住地要離開這酒店。他急於想跑出去找誰來訴說一下心裏的快樂。他叫着堂倌。

堂倌揮了揮桌布，像要趕走蒼蠅似地點着皮鞋尖跑了來。

奧斯達勃已經到了街上，想道：

『該把盆上的殘肴帶了來才好，那够我吃一天了。』

他抖擻着銅子跑進了工人宿舍，爬上了上層的床框，沒頭沒腦地蒙住了。他整夜沒有入睡，可是早晨汽笛還未叫鳴以前他就跑到工廠去了。

亢旱。

整天整晚從東方吹來乾燥的風。它把路上的塵埃趕起，把烏鴉羣帶來。鴉羣在亞淑夫荒原上翱翔，昏沉的慘叫。

亢旱……

烏鴉停在教堂頂的那些金十字架上，烏雲似地在鐘樓上飛旋，振拍着翅膀，發出那饑餓的求吃的聲音。

人們俯着鴉羣走。他們垂着頭用那蒼白的嘴唇在輕唸祈禱詞，慌忙畫着十字。

亢旱……

原是歌聲不絕的，快樂的亞淑夫的村莊中的夜晚，現在却是沉寂了。人們不敢點火。塵埃遮蓋了

手風琴的琴廂。只有風沒有停止過。它卽在晚上也在那死寂的街上狂吹，吹得那乾爆得像火藥似的蘆葦和麥桿的屋簷嚙嚙作響。

人們畫着十字說：

「上帝呀，把我們從火裏救出罷，否則，我們的房子就要和蠟燭似地燒着了啦。」

那在亞斯志洛罕荒原（Austakhan Deserts）上焚燒着的乾燥的風，吻着那已生長了鬚穗的青麥，點點滴滴地吸盡了它們的生命，晒死了麥根。那未開墾的土地也皺蹙着臉，伸長它那沒人跡蹴踏過的胸膛，破裂了，那些和傷痕般的乾隙在打饑餓的呵欠。有一種恐怖落到了地球上，落到了人和鳥身上。

亞淑夫的小鄉村、農莊、村落都被禁錮着，怒髮衝冠了！

季候工人尼哥諾爾的家庭變成一貧如洗。他們只是偶爾地做了一時的僱農。可是現在因爲每一小块麵包，每一個爛洋山芋都要較量，僱農已沒有人需要。老婆來信說，不願在那可咒咀的鄉下直腳。叫他就準備會面罷。

……尼哥爾諾下工回來時，有人給他一個灰色的信封。他兩手發抖，他知道有些不妙。

他不及洗臉就跑到燈前，坐在那几上帶着恐怖心拆開信封。原來今天整天他在煤坑中都不順利並不是無因的。他碰到一塊很堅硬的礦層，他的筋都要折斷了，却只掘了十五車箱的煤。他整天做工心

都是悸跳，原來也不是無因的。看，不是它來了，厄運臨到他的頭上來了。

木工 (Tim berman) (註) 特魯希哥怎樣跑到他面前來，他也沒有覺察到。特魯希哥把一隻手攔在他的肩上面：

「你為什麼傷心呢？祖父。今天煤掘得太少嗎？老人家，你不要趕死罷！」

奧斯達勃下工回來後，會走近尼哥諾爾好幾次，到現在，他從未再看見過父親像那十五年前還住在鄉下，死了一隻牛——是尼哥諾爾一生所弄到手的唯一的牲口，——時所看見的那樣；那時爲痛苦所磨折的，紅頭髮的尼哥諾爾倒在地上嚎陶大哭着，他對那些跑近來的鄰居也不害羞，他在地面上打滾，用手指抓着泥土。

末後，尼哥諾爾抬起頭來悽喪絕望地哭道：

『現在永生永世再也弄不到一隻牛了呀！』

以後尼哥諾爾就再沒有哭過。

現在正像那時一樣，他讀了不幸的來信以後，他仰起頭，發紅的眼睛凝視着閃爍的油燈，輕輕的自言自語道：

註：這是礦山中做棟柱以挂防礦穴的工人，在中文中找不到恰當的名詞可譯，只好譯成木工。

『這就是說，我的命運注定永生永世要掘煤，再不能經營莊稼……』

尼哥諾爾站起來，他的老骨頭格格歷歷響。他把鬚子緊握在兩隻手掌內，像要把它絞出水來似的，他從齒縫裏迸出聲音來道：

『沒有什麼……』

他轉向奧斯達勃問道：

『錢——拿到了嗎？』接着低聲說：『我們的人都就要來了，有信寄來。一個小錢都該看重……』奧斯達勃被這消息所震驚，他來不及想好怎樣辯解的話就說了出來：

『拿——到了。』他故意爬上了上層床框。他在那上面瞎找了好久，翻抖着粗布和枕頭，不知怎的還敲着木板。

可是在聖母像下面那角落裏却揚溢着『達蓮嘉』(Tal'yanka) (註一)用全音喬拉的伊唔的琴聲。有一些不合調的醉聲在那裏和唱，酒瓶在響，吧啦啦意嘉(Balalaika) (註二)的琴弦在哭泣。尼哥諾爾最後把忍耐心都失掉了。他也爬上床框幫着兒子去找。忽被他看出了奧斯達勃的指甲怎

註一：達蓮嘉是俄國舊式手風琴。

註二：吧啦啦意嘉是一種和琵琶相似的琴。

樣在那床板上不當心地敲着，在那姆指與食指中間的脈管怎樣澎脹起來。尼哥諾爾警惕地一把捉住奧斯達勃一隻臂膀的肘腕，把它捉得緊緊的，他感到全身發冷的問道：

「錢化在那裏去了，壞東西？呸？」

他感到狂醉似的忿怒要衝出喉管，他的心受着一種病態的歡愉的打擊：終於被他找到了可以發洩一切痛苦和憤恨的人了！

奧斯達勃忘掉自己已是二十五歲的人了，他用手掌遮着鼻子。他試想爲自己辯解：

「爸爸，我對上帝發誓。我把錢放在枕頭下面。委實是偷走了。」

尼哥諾爾不把手肘放鬆。在那上面的袖子都被撕破了。他抓住奧斯達勃的領口，靈活地跳下床框來，把兒子拉在地板上，用膝蓋壓住兒子的胸脯，他再問一次：

「錢在那裏？……」

「偷走了，真的偷走了，爸爸！……」

於是紅頭髮的尼哥諾爾就揮動着拳頭。被拷問的奧斯達勃像牡牛在屠場似地哀號着。這聲音壓倒了達連嘉的悲聲和哀歌。

那些酒醉的坑工和五金工人把他們父子緊緊圍了一個圈子，嘻開嘴巴露出牙齒嘲笑說：

「朋友們，你們看啦，紅頭髮的尼哥諾爾醉了！」

『老伯伯，捶在他的牙齒上。捶在牙齒上，老伯伯，那他就不會亂叫了！』

『奧斯達勃，把他那紅後頸蹴一脚，把他拋過了你的頭，……咳，你這沒用的傢伙！』

『把他們拖開！爲什麼你們要唆使他們和狗一樣打架呢！』一種孤單的聲音，那似乎是從後幾排發出來的，這聲音隨即爲那周圍的嘈雜聲所淹沒。

尼哥諾爾屏着呼吸俯身向那輕喊着兒子又問一次：

『錢在那裏？……』

奧斯達勃舐舐腫嘴唇，提一提衣領說：

『請了什長……因爲他……會給我職業。』

尼哥諾爾被這話怔住了。他把這奇怪的話重複着：

『職業！職業！』他悄悄地說，而且他越來越俯近兒子。奧斯達勃在父親的從新發光的大眼睛中看見了自己的影子，而忘記了痛。

但尼哥諾爾已經扶起兒子的頭，用他的多疤的手掌摸着他的頭髮，而且迷亂，慚愧地說：

『早這樣說就好了。你這傻子，你這笨頭顱。』

## 第二章

他們來的時候尼哥諾爾和奧斯達勃還在做工。有人把他們男人睡的床位告訴了他們。

他們是在那裝着他們全部家產的包裹上，直坐到天黑。他們不和誰說話，也不脫衣服。（註）黑眼睛的嘉蘋娜稍微動了動又粗又紅的嘴唇，想着和奧斯達勃會面。她偷看一下男人的床鋪，想猜出他曾在信中對她說過的那些贈品收藏的所在。

白頭的馬麗娜輕輕地在包裹上搖幌。她用玉桂色的手掌托着頭在想那擺在面前的新生活。那從未斷念的不能實現的幻想苦惱着她。四十年來馬麗娜只是幻想着能有自己的小農莊，夢想着冬天的晚上能在攪乳器裏，從那餵得好好的肥牛的飽乳上榨取着牛奶。

馬麗娜痛苦得閉了眼睛，看她似乎在打盹一樣。

只有那大眼瘦黑的孩子，古士馬是快樂的。他在工人宿舍裏跑來跑去，在空床上鑽爬。有人給他

註：從外面走進房內；因房內溫暖，所以一般人總把外衣脫掉，但他們才從鄉下來，非常拘束，所以沒有脫外衣。